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无名箫

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无名箫

中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回 | 黑 林 秘 审 | | 409 |
| 第十四回 | 红 衣 女 童 | | 423 |
| 第十五回 | 尔 虞 我 诈 | | 449 |
| 第十六回 | 各 逞 心 机 | | 480 |
| 第十七回 | 绝 处 逢 生 | | 512 |
| 第十八回 | 黑 衣 卫 队 | | 545 |
| 第十九回 | 魔 手 血 河 阵 | | 581 |
| 第二十回 | 荒 原 血 战 | | 615 |
| 第二十一回 | 武 当 孽 徒 | | 665 |
| 第二十二回 | 太 极 慧 剑 | | 696 |
| 第二十三回 | 较 技 八 阵 图 | | 726 |
| 第二十四回 | 滚 龙 王 后 | | 757 |
| 第二十五回 | 力 挫 强 敌 | | 787 |

第十三回 黑林秘审

这是一座深广的宅院，进了那门楼之后，就是一座广大的花园。花色夺目，香风拂面。一条白石小径，绕着丛花而入。欧阳统缓缓步，当先而行，沿着那小径而进。铁木低声对凡木道：“这地方不似平常所在，咱们不能坏了人家的规矩。”凡木点点头道：“师兄放心。”

费公亮冷笑一声道：“哪里来这多臭规矩。”原来欧阳统一直未行在那白石铺成的小径上，而且行速缓慢，若有所戒。铁木轻轻一皱眉头，暗道：“欧阳统乃一帮之主的身位，对我这等谦和，已是十分难得了，费公亮这般出口伤他，只怕要激怒于他。”但自己又不能出言喝止费公亮，心中空自焦急。

忖思之间，到了一所花厅前面。欧阳统举步登上四层石级，回头抱拳说道：“诸位请上来吧！”铁木举步而上，一面留神打量四周的景物。这座花厅的四周种满了花树，孤零零地建筑在一所八九亩大小的花园正中。心中甚感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这地方奇怪、神秘兼而有之，实叫人无法猜出是个什么所在。”欧阳统指指花厅中的桌椅笑道：“诸位随便坐吧！”

花厅中的桌椅上，纤尘不染，似是经常有人打扫。铁木大师欠身落坐，问道：“帮主就在这花厅中审讯此女么？”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处岂是审讯人的地方，何况他们援手已到，久寻不着或会找到此处。”费公亮一语不发，但目光却不停地四外投视，似是要把四周一草一木的位置，都深深地记在心中。

一向甚少说话的凡木大师，突然合掌问道：“此地气派非凡，单是这一座花园，就如此广大，想来定非普通所在了？”欧阳统笑道：“大师料事如神，兄弟今天要替诸位引见一位在武林久负盛名的高人……”话还未完，眼前人影闪动，花丛中急步走过来一位青衣小婢。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等的目光，一齐投注在那小婢身上。看她步履如风，倏忽间已登上花厅。她似是和欧阳统十分熟悉，欠身一礼，笑道：“主人请诸位后面待茶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劳驾了。”当先站起身子。那青衣小婢道：“恕我先

走一步，替诸位带路了。”步出花厅，缓步向花木丛中走去。这座广大的花园，虽然花木繁盛，但却幽静得使人有一种空虚的感觉。除了这座花厅之外，再也看不到一间房屋。铁木大师等齐齐站起身于，鱼贯地相随在欧阳统身后而行。这时，他们心中的好奇，尤胜过心中的恐惧。

只见那青衣小婢在花丛绕行一阵后，突然折转一片密茂的林中。欧阳统当先而行，步入那密茂的花丛之中。铁木大师等紧随步入。这茂密的花林之中，竟然有一道宽窄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。那青衣小婢走约丈余左右，在一丛花前停了下来，探手进去一抓，丛花旁突然启了一个小圆门来。

铁木大师暗暗忖道：“原来他们住在地下，难怪不能看到房屋了。”那青衣小婢也不谦让，当先一闪身，钻入洞中。铁木大师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欧阳帮主，咱们也要钻入这个洞中么？”欧阳统道：“里面地势广大，决不致让老禅师有气闷之感。”身子一晃，紧随而入。

铁木大师略一犹豫，低头而入。洞中是一道级梯，直向下面行去。费公亮冷冷说道：“这和进地狱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欧阳统连番受费公亮的讥讽，不觉之间，也动了怒意，回头过去，说道：“这地方并非我们穷家帮所管辖，费兄如果不愿进来，尽管请便。”费公亮身子一侧，突然冲了过来，道：“既非你们穷家帮的地方，在下来去，用不着帮主费心。”

铁木大师左手还挟着那素衣少女，右手轻轻率费公亮背上拍了一掌，道：“费兄请忍耐一二如何？”费公亮大概是怕树敌大多，对铁木相劝之言，倒是忍了下去。几人走了一段时间，突然又觉着向上走去。铁木、凡木都不禁动了疑心，相互瞧了一眼，但却不好追问。忽然觉着眼前一亮，耳边间响起那青衣小婢的声音道：“到了，诸位请上去吧！”

群豪出了特制的木门之后，不禁看得一呆。原来眼前是一座三间大小的茅屋，四周古柏环绕，屋中布设简单至极，一个八仙桌外，就是几条大凳子。由屋中向外看去，绿荫森森，也不知是个什么所在。

靠后壁有一扇支起的窗子，费公亮突然大步走了过去，正待探头向外看看，忽听砰然一声，那支起的窗子，竟然合了起来。耳边间传过来一个柔细的声音，道：“君子自重，偷看人家院中的景物，岂是大丈夫的行径？”费公亮转头望去，只见壁角处，坐着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妪，双目微闭，神色间十分肃然。铁木大师忽然觉着情势有点不对，低声

问欧阳统道：“欧阳帮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到了什么地方？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师不用惊慌，在下决无加害诸位之心。”费公亮忿怒望了那老嫗一眼，冷冷对欧阳统道：“兄弟这一生中。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，欧阳帮主如想要什么花枪，那可是白费心机。”欧阳统笑道：“费大侠大多疑了。兄弟这次带诸位到此地，只不过想查明一件事情而已，借诸位一壮声势，但决无二心……”铁木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欧阳帮主大可不再保持神秘……”

欧阳统正容接道：“咱们既被接入此地，还怕人不肯接见咱们么？诸位请稍为按捺一下性子，不出一盏热茶工夫，定然有人出面……”话还未完，忽闻佩环叮咯，茅屋大门呀然大开。四个彩衣妇人，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。

费公亮目光一掠，只见四人都是三十上下的年纪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“这些半老徐娘，一个个都打扮得这等花枝招展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欧阳统脸色凝重，双目圆睁的望着那四个彩衣女人，戒备之情，如临大敌。铁木大师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闭目而立。原来那四个彩衣女人，八道眼神，一直盯注在他的身上，看得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，心里忽然有些不安起来，重重地咳了一声，闭上双目。

四个彩衣女人相互望了一眼，突然一整脸色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侧。凡木大师用手肘轻轻一触欧阳统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咱们见的是什么人？”欧阳统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室门外步履声响，香风拂动中，一个中年妇人款步而入。费公亮转头望去，只见来人年约四十上下，但却有一种绰约动人的风韵。她也许不能算美，但妖烧、风媚，全身散飘着一股子使人着迷的诱惑。她优美地举起右手，理理满头秀发，说道：“什么风吹来欧阳帮主？三年岁月，你居然还记得我，也算得有心人了。”欧阳统拱拱手，说道：“屈指数岁月，三月前你已坐关期满，因此专程来访，登门求教，顺便替你引见几位武林高手。”

那中年妇人媚眼流转，打量了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一眼，笑道：“寡居三十年，早该再嫁，但却舍不了这一片偌大家产，只怕有负帮主雅意了……”铁木单掌当胸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和尚出家人，不惯言笑。”欧阳统接道：“这两位高僧乃少林寺铁木，凡木大师。”

那妇人目光突然移注在铁木手提的素衣女身上，微笑道：“两位大师德高望重，小妇人闻名久矣！”欧阳统回目望着费公亮道：“这位是黄山费大侠，纵横武林数十年，盛名不衰。”那妇人突然咯咯一笑，道：

“今日来人，个个身份尊高，算上你欧阳帮主，无一不和我们门当户对，这取舍之间，实叫人左右为难了。”铁木大师长眉一皱，道：“女施主放尊重些，出家人非礼勿听。那中年妇人，眼珠儿转了两转，笑接道：“先父留训：‘天下无难事，但怕有心人。’佛门中讲究慈航普渡，法施众生，你这位大师父，倒偏是铁石心肠啊！”说完，嫣然一笑，风情万种。铁木大师庄肃的脸上，突然泛现两朵红晕，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。

那少妇目睹铁木大师的神情，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。欧阳统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铁木、凡木大师乃有道高僧，素不和人言笑。你这等放荡形骸，自是难怪他们看你不惯。”那中年妇人突然停止笑声，一整脸色，对身侧四个女人喝道：“客人站了许久，连个座也不知让么？”四个彩衣妇人，急急地奔了过去，移了四张木凳放在几人身后。欧阳统首先坐了下去，环视了四周一眼，指着铁木大师手中那素衣女便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夫人可认识么？”两个少林寺高僧和费公亮，听得欧阳统的话，才似突然了解他此来之意，不禁心中一畅，齐齐坐了下去。那中年妇人，仔细地望了那素衣女一阵，摇摇头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欧阳统肃然说道：“夫人请仔细辨识一下，如果相识就说相识，且莫一口否认……”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此女一身武功十分惊人，因此使在下联想起夫人。”那中年妇人目光，又投注那素衣少女脸上，一阵，笑道：“你不用转弯抹角了，来意为何？干脆明明白白他说出来，免得大家都要多费心思。”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相访，有两件事情请教。”

他轻轻地咳了一声，望了那素衣女一眼接道：“此女和敝帮冲突甚烈，死伤了几十个人，事非小可，敝帮自然是不甘心轻轻放她过去。那妇人突然大声笑道：“但贵帮又不愿和我结仇，故而特来相问一声？”欧阳统道：“不错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请教。”那中年妇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夫人关期已满，不知今后行处如何？”那中年妇人，目光一掠铁木大师等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有意请我进你们穷家帮么？”欧阳统道：“如果夫人肯于屈就，敝帮欢迎至极。”

费公亮听他们话题一转，转到了人不入帮大题之上，不禁一皱眉头。他这形态，自然是落到了欧阳统的眼中。那中年妇人也已看到，忽然离座而起，拱手对欧阳统等说道：“帮主大驾亲临，入帮事容我再想几日，如无其他事情，我也不再多留几位了。”她这等直接下令逐客

的举动，江湖上甚是少见。以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等，在江湖上的身份，受人如此轻蔑，实是一件大失颜面的事，都不禁脸色一变。

欧阳统却微笑而起，道：“这位姑娘既和夫人无关，敝帮就自行办理了。”那妇人忽然缓步对铁木大师走了过去，形势忽然间紧张起来。铁木大师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，但表面之上，仍然保持镇静神情。

那妇人走近了铁木大师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大和尚可否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，容我和她说几句话？”铁木暗中忖道：我们有四人在此，纵然解开她的穴道，也不致被她逃走。心念一转，举手一掌，拍活了那素衣女的穴道。凡木、费公亮各自向前跨了一步，防备那素衣女借势逃走。只有欧阳统静站在原地未动，他微微皱着眉头，似是正在用心想一件重大的事。只见那素衣女睁开了一双星目，左顾右盼了一阵，缓缓坐起身子。她有着无比的沉着，举手理一理鬓边的秀发，冷冷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口气之中，仍有气使颐指的味道。铁木、凡木两人修养极好，微微一笑，不理睬她。费公亮却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不是闵家庄院，也不是双桅巨船，姑娘言语神情之间，最好要留心一点，免得自讨苦吃。”

那素衣女狠狠地瞪了费公亮一眼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目光由欧阳统、铁木大师身上扫过，投注到那中年妇人身上，身子一颤，像是突然间遇见了什么惊心之事，受了一骇。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狡猾的丫头，看起来，你比我还会做作！”费公亮右手一伸，疾向那素衣女穴道上点去。那素衣女娇躯一侧，横向旁边让开，费公亮借势一个大转身，挡住了门口。那中年妇人四顾一眼，冷冷喝道：“各位自重，最好不要在寒舍中动手。”欧阳统突然一耸双眉，目注那素衣女沉着说道：“姑娘也别存逃走的打算，此时此地，只不过徒讨苦吃。”那素衣女眼珠儿转了两转，目光投注在中年妇人身上，说道：“你如肯助我脱出这一层危难，我以十颗价值连城的明珠相谢。”那中年妇人笑道：“明珠虽贵，总是有价之物，恕难应命。”素衣女道：“你心中想要什么，可能说得出来？”那中年妇人道：“想是想要一件东西，只怕你不肯给我。”

素衣女道：“只要我有，决不吝惜。”中年妇人笑道：“我有位不肖的儿子，尚未娶妻，只要你能允作我们何家媳妇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你了。”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，只不知你那儿子，有没有福气讨我？”那中年妇人道：“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，你要多想想再答

应我不迟。”费公亮突然哈哈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我还以为是什么人，想不到竟是何家大嫂子？”铁木大师道：“何寡妇？”那中年妇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何寡妇。”铁木大师双掌一合，说道：“老衲在少林寺时，已听得何夫人的大名了。”

何寡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大师父过奖了，一个妇道人家，能谈上什么大名？”她缓缓把目光由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已答应作何家儿媳，诸位就请高抬贵手，放过她吧！”欧阳统道：“在下登门拜访，不是替你送媳妇来，穷家帮伤死数十条命，哪个偿还？”费公亮高声接道：“昔年何大哥在世之时，和在下交非泛泛，我们曾在黄山较技一日夜，彼此心折，结作知交。那时已听何大哥谈过嫂夫人，可惜一直无缘拜见，想不到今日竟得会晤。”那中年妇人冷冷道：“会晤了又怎么样？你如真和先夫交谊深厚，今日就该出面替他的未亡人讲几句话。”费公亮原来先攀交谊，再要她撒手不管今日之事，想不到何寡妇先发制人，倒打一钉耙。不禁为之一呆，半晌讲不出话。

欧阳统正容说道：“何夫人，敝帮在你坐关三年，不但未有惊扰，而且还派有专人相护。你能安安稳稳渡过三年关期，敝帮对你帮助非浅……”何寡妇轻声笑道：“这位姑娘答应委身以侍犬子，实出我意料之外。但话既然讲出了口，自是无法更改，还得请欧阳帮主海涵。”欧阳统纵声大笑道：“如我不携此女拜访，令郎这生就不作娶妻的打算么？”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只有请诸位大量海涵了！”

铁木大师侧脸望了欧阳统一眼，道：“事已如箭在弦上，帮主也该早作裁决了！”欧阳统目光转投到那中年妇人身上，肃容说道：“在下这次造访。一则相探，二来有心邀请，但却想不到造成这样一个使人为难的局面。”何寡妇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犬子的缺憾和痛苦，帮主早已知道。如若帮主执意不肯原谅，也未免太作践我个妇道人家了。”那素衣女一直在静静地听着凡人谈话，听到那何寡妇说出儿子的缺憾和痛苦一句时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怎么，你的儿子是聋子，还是瞎子？”何寡妇道：“犬子如果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我也不冒着和欧阳帮主冲突之险，施恩与你了。”欧阳统高声说道：“夫人的苦衷，在下十分同情。但此女关系实在太大，何况心狠手辣，竟能对生父下手。能弑父，自然也可以谋夫了！”

何寡妇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铁木大师道：“欧阳帮主之言，句句真实，而且那受害之人，还是武林中素孚众望的人物，距此不远的闵老英雄，

想来女施主定也知道……”欧阳统想阻止时，已来不及，铁木大师话已经说出了口。何寡妇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敢情是那闵仲堂老匹夫么？”

铁木一怔道：“正是那昔年施恩江湖上五大门派高手闵老施主。”

何寡妇道：“哼，老匹夫！”回过脸去，望着那素衣女，高声喝道：“你可是闵仲堂的女儿么？”那素衣女经过这一阵暗中调息，功力已经复元，望了何寡妇一眼，道：“是的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”何寡妇脸上泛现出一股悲痛之情，道：“你那爹爹，外貌忠厚，内藏好险……”铁木一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闵老英雄，誉满江湖；对我们武林，厥功至伟。女施主纵然和他有什么过节，那是你们两家私人之事，这般的出口伤人，未免过份了。”

何寡妇突然一扬右手，“呼”的一声脆响，打那素衣女一个耳光。那素衣女纹风不动，只冷冷地望了何寡妇一眼。但那一眼之中，却含着一种震慑人心的威凌，使人凛然生出寒意。欧阳统突然向前跨大一步，肃容说道：“夫人既知此女来历，想必已打消讨作儿媳之心了？”何寡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女既是谋害先父仇人的丫头，我也不能袖手不问地轻轻放过她去。”欧阳统道：“此女究竟是否真是闵老英雄的女儿，眼下还难确定。夫人如有兴致，不妨参与我们审讯此女之事。”铁木大师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欧阳统带我们来到此处，原来别具用心。”

只听何寡妇咯咯一笑道：“我这里虽非铜墙铁壁，但如无人引进，决难有人寻到。诸位只管放心问吧！”那素衣女突然冷冷接道：“只怕未必见得。”何寡妇怒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看吧！”那素衣女目光流转，看室外林木阴森，这座茅室，似是盖在一片森林之中。

欧阳统突然一伸右手，说道：“姑娘先请把怀中短剑取出……”素衣女倔强无比，而且神色镇静，充满着自信，接道：“来路之上，我已留下暗记，二个时辰之内，定可有人寻来。”何寡妇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我这黑林之中，道路繁杂，纵然是来过之人，我如不派人接引，也不敢擅自轻入。”

那素衣女突然放声大笑道：“你们不信我的话，那就试试滚龙王的利害吧！”欧阳统道：“姑娘在援手还未到达之前暂且不必高兴，如想少吃苦头，最好少逞血气之勇……”他微微一顿道：“姑娘自信抵得了我们四人？”那素衣女道：“如你们联手齐上，我自知非敌。但如一个个来，我可不致落败。”费公亮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儿，好大的口气！”

欧阳统却似胸有成竹他说道：“此时此地，我等不是和姑娘较技论武。姑娘也该放眼瞧瞧，目下已有对姑娘施刑之人。”那素衣女缓缓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柄短剑，笑道：“给哪一位？”欧阳统道：“就给我吧！”

素衣女道：“你要接好了。”慢慢把手中短剑送了过去。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在那短剑和欧阳统右手之上，因为没有人信，这素衣女会乖乖地把短剑交出。眼看那短剑将要和欧阳统右手相触之时，素衣女忽然一翻玉腕，登时化起了一片剑花。欧阳统早已有备，在那素衣女手腕抖动之际，他也同时飘身向后退去。双方动作，均极快速，剑光闪动，欧阳统人已退到三尺开外。那素衣女一击未中，立时一侧娇躯，直向何寡妇身侧欺去。

何寡妇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好啊，鬼丫头，你看老娘是省油灯么？”喝骂之间，双掌已齐齐劈下。

那素衣女还没有欺近到何寡妇的身侧，已觉出一股强猛的潜力。直撞了过来，不禁心头一凜，暗道：“这老妖妇武功不弱。”娇躯一晃，侧向左面卧去。一前一后两股强劲的掌力，掠着她衣服而过，直向铁木大师冲去。一则室中甚小，站了这样多人，已经行动不开；再者要自恃身份，不能随便让避，只好僧袖一拂，准备硬接何寡妇的一击。那知何寡妇的功力，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，一见那素衣女避开自己掌力，立时一收真气，把那击出的强猛潜力，收了回来。

就这一刹之间，那素衣女已挺身而起，手中短剑一挥，直刺过去。何寡妇柳腰扭动，左脚斜斜向后退了一步，忽然一个大转身避开了一剑。在这等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儿，那素衣女哪里还容她避开剑是？玉腕一抖，如影随形，一连攻出了四五剑。房中地势狭小，纵跃不开，那素衣女的武功极为诡辣、灵巧，何寡妇吃她剑势罩住了几处大穴，一直无法摆脱得开。

素衣女诡奇的武功，不但使何寡妇为之惊奇不止，就是一侧观战的铁木、凡木、欧阳统和费公亮，也看得为之心惊，暗暗忖道：“如果她用这般灵动的身法，如影随形般，举剑罩住我的大穴，只怕我也摆脱不开。”何寡妇空有一身功力，但因失去先机，几处致命处一直被那素衣女剑芒罩住，无法反击，只有凭借那轻灵的闪避身法，在室中翻来转去。铁木大师看那素衣女身法愈转愈见灵活，再有一阵工夫，何寡妇不屈服在对方威迫之下，定然要受伤，不禁一皱眉头。欧阳统也看得有些惊心，暗暗忖道：“此女武功确实不错。如果真的和她动起手来，

只怕不是一两百招内能够分出胜败。”

那素衣女一面加速攻袭的剑势，一面低声对何寡妇说道：“你如不想伤死在我的剑下，我自会替你留下颜面。再过百招，我就让你夺去短剑，任你生擒于我，但你必需答应我，咱们这百招相搏，必须要支持一个时辰。在这段时间，你阻止他们出手助你。”她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，除了何寡妇外，其他之人，都无法听到她说的什么。这一段话，对何寡妇，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当着欧阳统和铁木大师众人之面，如果败在这素衣女的手中，受伤事小，丢脸事大，但目下情势显明，那素衣女诡奇的剑法，如影随形，如蛆附骨，始终罩住自己几处大穴。这数十招相搏之中，竟然无能摆脱，是以信心大减；略一忖思，也施展传音入密的功夫答道：“百招相搏，只不过顿饭工夫左右，为什么要等一个时辰之久？”

素衣女道：“我估计一个时辰之内，援救我的人，可能已找上门来，故而提出一个时辰之约。”何寡妇道：“如若他不来呢？”素衣女道：“自然照样履行承诺之言。”何寡妇道：“眼下的高手，都是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顶尖人物，难道他们就瞧不出来么？”

素衣女道：“只要咱们搏斗时，小心一些，各出全力，决不致被看出来！”

何寡妇道：“百招相搏，决然打不到一个时辰。”素衣女道：“咱们尽量拖延，至少也要有大半个时辰才行。”何寡妇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。”那素衣女道：“还有一件事情，如蒙答允，我可减少百招之约一半。”

何寡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素衣女道：“如果你能阻我受讯一个时辰，我可以减少五十招。”

何寡妇道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。”那素衣女剑势突然一紧，刷刷刷连攻三剑。何寡妇看她攻来剑势凌厉，被迫得左闪右避，才把三剑避开。那素衣女剑势一缓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反击过来吧！”何寡妇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眼下之势，因她运剑罩住我几处要穴，使人有力施不出，无能反击，她既要反击，不如趁势扳回优势。”

心念一动，掌指齐出，眨眼工夫劈出了三掌，点出了四指。这一连七招的反击，顿时扳回劣势，素衣女被迫得一阵手忙脚乱，剑势失准，被何寡妇脱出那剑芒笼罩之势。素衣女极力振作，短剑连挥，希望再把何寡妇罩在剑芒之下。何寡妇已经吃过苦头，哪里还容她得手？一

面运掌运指反击，一面游走闪避。

那素衣女连击数剑，始终无法再把何寡妇罩在剑芒之下，心中又急又怒，冷然说道：“哼！你这人一点也不守信约。”她们两人刚才一番谈话，都是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，此刻素衣少女一急，脱口而出。欧阳统听得怔了一怔，低声对铁木大师，道：“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，老禅师不必恪守江湖规矩，必要之时，咱们一齐出手。”只听何寡妇高声说道：“只要你能再支撑百招，我就甘心认输。”话语之间，险险暗示出恢复百招相搏之约。

那素衣女短剑疾挥，连续抢攻了十几剑，均为何寡妇闪避开去。她忽然发觉了何寡妇的武功，不在费公亮之下，刚才是自己一出手间，就以剑芒罩住她几处大穴，使她无能反击。此刻她已有了准备，不再上当，这等真功实学硬拼下去，自己决非敌手。念转慧生，手中攻势忽然一缓。何寡妇知她在拖延时间，暗暗一笑，攻势突紧，迫得那素衣女非得还手不可。

这时，两人打得甚是奇怪，何寡妇攻势迅快无比，那素衣女还击之势，却是尽量延缓时间。这期间何寡妇实有足够的时间，伤及对方，但她为了百招之约，不好下手。铁木大师和欧阳统似是都看出了情势，两人相互望了一眼，齐步向前走去。何寡妇恐两人出手相助，急急说道：“两位请站开些。”欧阳统、铁木大师微微一怔，同时停了脚步。

何寡妇攻势愈来愈快，每一掌指，都是袭指素衣女的大穴要害，迫她必救。好不容易打过百招，已耗去大半时辰左右。那素衣女倒是很守信诺，百招已过，突然一收短剑，藏入怀中，举起双手，说道：“我打你不过，甘愿束手就缚。”这一变化，大大地出人意外，欧阳统、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等都不禁为之一呆。只见何寡妇缓步走了过去，举手点了那素衣女的穴道。

那素衣女口齿启动，似要说话，但她话还未出口，人已被点了穴道。欧阳统拱手对何寡妇道：“此女心地阴险，狡计多端，问她的事愈早问愈好，借夫人此室一用如何？”何寡妇突地放声一阵咯咯大笑道：“到此刻为止，我才了了了诸位此来的真正用心。无非是想借我这黑林形势之密，用作刑讯此女之地。”欧阳统笑道：“一来探望，二来借夫人地方一用，三则还得请夫人暂拨两位属下，作此女施刑之用。”

何寡妇回目一望那坐在屋隅、衣着褴褛的老枢，说道：“由她一人，足供调用了。”那老枢忽颤巍巍地走了过来，她一直微闭着双目，突然

一睁，神光如电般，投注到何寡妇脸上说道：“夫人请恕我多口……”何寡妇对这老枢，似是异常尊重，微微一笑，神态十分恭谨他说道：“余婆有什么话？尽管请说。”那老枢目光一扫那素衣女道：“这女娃儿和咱们黑林无怨无仇，咱们实在犯不着为着穷家帮和人结仇。”

何寡妇道：“欧阳帮主对咱们黑林中人，一向友好，难道连借个地方用用，也不肯借么？”那被称余婆的老枢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身看这女娃儿，和夫人动手时施展出剑芒罩穴的武功，使我忽然间想起了昔年一桩往事。”何寡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余婆似是对昔年一段往事，仍存着恐怖的余悸，仰首望着屋顶，双目眨动了一阵，道：“那实在是一场可怕的屠杀，二十四个人，生被火烧死……”铁木大师双目闪动，道：“这件事，可已有三十余年了么？”那老枢缓缓点头道：“那二十四人之中，有两个穿着僧衣，想来是你少林寺中弟子了？”铁木大师道：“三十年前，本寺之中，有两位武功十分高强的弟子，在江湖上失踪。经本寺派遣高手，苦寻数月，但却毫无讯息。”

余婆婆道：“那人的手段虽然惨酷一些，但他在动手之时，并未施用什么诡计……”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何寡妇的身上，道：“因此，刚才老身见这女娃儿用出的武功时，立时回忆到昔年的这段往事。那人所用剑芒罩穴的手法，和这女娃儿所用的一般模样。如果咱们今日帮助穷家帮刑讯此女，只怕黑林从今之后，永无宁日了！”欧阳统目注何寡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夫人心有畏惧，在下自是也不便多扰。”何寡妇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欧阳帮主在我坐关期间，对我们黑林诸多照顾，在黑林刑讯此女，虽可能招来无边的祸患，但那也是义不容辞之事。”

她这番话似是对余婆婆说，也似是对欧阳统说，但却无疑应允了欧阳统，在此地刑讯这素衣女郎。费公亮突然向前一步，伸手把那素衣女抓了起来，道：“时光已然不早，要问也该早问了，免得夜长梦多，何况两位大师还要把她带往少林寺中交差呢。”欧阳统道：“费兄说得不错……”他回头望了何寡妇一眼，道：“请夫人拍活她的穴道，取出她身上短剑。”

何寡妇回头望了余婆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此女既非咱们生擒，纵然牵连咱们黑林，她亦将先找穷家帮、少林寺，然后才能找上咱们，你不用多担心事了。”余婆婆长叹一声，缓缓转过身躯，走向原位坐下。何寡妇疾行两步，走到那素衣女的身侧，探手从她手中摸出短剑，举手

一掌，拍活了她的晕穴。那素衣女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睁开了双目，正待开口说话，费公亮却疾伸右手，点了她右臂的“风府穴”。

原来他害怕那素衣女不甘就范，再度出手抗拒，又得大费一场手脚。那素衣女穴道虽然受制，但仍可开口说话，冷峻地望了费公亮一眼，道：“日后你如犯到我的手里，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。”费公亮纵声长笑，道：“以后的事甚难预料，到时候姑娘再发狠不迟。但眼下你最好识相一些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素衣女虽然穴脉受制，但倔强之态依然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眼下这密室四周，可能已被重重包围。哼！看你们还能神气几时？”

欧阳统一拱手说道：“在下要提醒姑娘一件事，那就是在援救你的人手未到之前，我们可以施用各种惨酷的手段惩治于你……”他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不过，除非事不得已，我们不愿以苦刑加诸姑娘身上。”素衣女仍然冷冰冰他说道：“只要我脱了此危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消灭穷家帮的实力，虽然是三尺之童，只要加入穷家帮，那就别想活命。”欧阳统脸色一整，微带温意他说：“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姑娘一味刁蛮，可别怪在下给你些苦头吃了！”

那素衣女略一沉吟道：“你们问什么？尽管问吧。”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倒不失须眉气概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滚龙王究竟是何许人物？”那素衣女道：“滚龙王就是滚龙王，他是谁，这话不是问得太奇怪么？”欧阳统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我相劝姑娘，切不可任性放刁。在下极不愿以惨酷之刑，加诸姑娘身上。”那素衣女道：“我知道的就是知道，不知道的你们杀了我也是问不出所以然来。”欧阳统道：“姑娘自称郡主，缘何而起？”素衣女道：“我是滚龙王四位义女之一，自然被称郡主了。”她答得简简单单，干脆利落，叫人听不出一内容，却又无懈可击，不似谎言。

欧阳统目光一掠铁木、凡木、费公亮等，又道：“你混入闵宅之中，假冒闵老英雄之女，是何用心？”素衣女道：“一为追查三宝下落，二报杀父之仇。”欧阳统道：“你混入闵宅几年，那闵老英雄可知你的来历么？还有你的真实姓名？”素衣女道：“我混入闵宅五年了，因我长得和他女儿一模一样，那老头子又生性冷漠，父子父女之间，亦不常相见。我开始收罗下人，孤立于他，而迫他交出三宝。”

费公亮急道：“三宝现在何处？”素衣女道：“如果早追出三宝下落，我也不会在闵宅一留数年了。”她目光一掠欧阳统，接着道：“闵老头

在我进闵宅一年之后，才发觉我不是他的女儿。但此时，我已凭仗义父滚龙王所赐的药物，制服了闵宅几个主要人物，总管金少和以及闵老头子的独子闵正廉等……”铁木大师插口说道：“不知闵老英雄那亲生女儿，哪里去了？”素衣女怒道：“你们这般人人插口地乱问，要我先答哪个？”铁木合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说得不错，我们请欧阳帮主一人间吧”欧阳统接着道：“姑娘请继续说下去吧！”

那素衣女接着道：“我收罗了闵宅中几个重要人物之后，就开始惩治那闵老头子。我先用义父相授的独门点穴手法，点了他几处要穴。使他无能寻死。然后每日逼问他三宝下落，初时我还疑他坚不肯说，以后我才知道，他真不知三宝下落。”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那闵老英雄在你的苦苦追逼之下。定然是身历千般苦刑，受尽折磨了？”那素衣女道：“他掠人之美，以极卑劣的手段，巧取盛名，纵然受些皮肉之苦，那也是应得的惩罚。”欧阳统道：“那位真正闵姑娘，可该是无罪之人，不知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”

素衣女道：“她还不是好好活着么？”欧阳统道：“不知现在何处？”素衣女道：“她原本被囚禁在闵宅之中，但现在却被我义父带往铁盆谷去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姑娘快人快语，在下等决不作难。只要再问上几件事情，立刻就可交由两位大师带往嵩山少林本院。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中视作泰山北斗，决不会有刑讯姑娘的事。”素衣女咯咯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用安慰我了，生死之事，我早已置之度外……”她微微一顿，正容说道：“不过我已是祸患之源，不论到哪里，都将为那地方带去灾难和不幸。”欧阳统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且不去说它，姑娘的真实姓名和出身。还未说出。”

素衣女沉吟了片刻道：“我生父连三保，我叫连雪娇。我的身世，只有过些可以奉告；你多问，也无可奉答。”欧阳统道：“够啦，连姑娘既不愿多谈身世，在下决不再多问，咱们就改个题目谈吧！”费公亮忽然皱起眉头，道：“连三保，连三保，好熟的名字……”连雪娇道：“家父的尸骨已化，用不到你多费心想他了。”

费公亮这次倒是一笑置之，未再出言反击。欧阳统道：“连姑娘既被滚龙王收作义女，贵为郡主之尊，想必知道那滚龙王的身世了……”连雪娇急急接着道：“我义父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，我哪里能知道他的身世？”